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春秋配
第八回 清上官推情度理 作惡婦攀東扯西

從來聽訟實難哉，兩造陳情莫浪猜。多少覆盆含屈處，全憑懸鏡照沉埋。且說賈氏那日領著地保進了家中，讓在庭中坐下，遂往後邊安排酒飯，送到庭中令他們用過，又送上兩串大錢贈於地保，說：「我們同到鄧州遞上呈狀，只道這奶娘買米被人殺害，把女兒拾柴等情，一切不要提起。叫他捉拿兇手。這便是列位用情了。」地保得了錢財，滿口應許道：「就是這樣辦法，姜大娘慎勿泄漏。」賈氏道：「這何消說。」隨身又帶了零碎銀子，同往鄧州行來。不多幾時，進了城門，走到知州衙門，只得喊叫起來說：「小婦人冤屈，被賊人殺死吾家奶娘，求青天老爺急速拿人與婦人出氣。」眾衙役向前攔住，說：「老爺尚未升堂，何得亂嚷。就有急事，也須我們代稟，為何這等不曉規矩。」賈氏只得前前後後訴了一遍，把秋蓮事絕不提起。又問地保道：「你們可有報單麼？」地保道：「早已寫完，同來告稟。」眾役道：「自然虛實瞞不得你們，但公門中事體，就是屍主也當有些使費才是。」地保懼怕衙役，把賈氏扯在背地說：「瞞上不瞞下，也得送些敬儀才得穩當。」賈氏聞聽，將腰中銀子掏與地保，說：「憑你怎麼打點便了。」地保接過，遂到茶館中，房內若干，班裡若干，分析明白，各各交付。眾役得錢才與他稟報。卻說這知州，係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氏，姓辛名田。考選鄧州，居心善良清廉。但初入仕途，政務尚未練達。聽得是人命事情，只得升堂坐下，先傳地保來見。地保上堂跪到墀下，遞上報單。辛知州閱了一遍，然後叫屍主進來。這賈氏進來跪下，把這僕婦上市買米，過夜不回，被人殺死，求老爺開恩拿人，陳說已完。這知州見她是屍主，略略問個情節，遂上轎驗了屍首回來，即差捕役拿票，捉獲兇手，不得有誤。令賈氏歸家收殮屍首，靜候獲人後，再為審訊。賈氏叩頭謝了，自去辦理。知州已退堂不提。

卻說捕役得了簽票，只得往柳道各處尋訪。既無干證拿獲兇手，遷延月餘，並無蹤跡。只好打在路案，也無可奈何。熟知上司衙門得了詳文，見人命重情，月餘無信，便該參罰的。意料是鄧州知州審不明白，故難結案。另著解到南陽府耿太守案下重審。這辛知州只得帶領屍主賈氏並一切案卷親送到府聽審。及到府衙，尚未升堂，只得在外廳伺候。

卻說這南陽太守，姓耿名仲，表字無回，江西南城人。也得了上司明文，著他辦案。令人傳出，就要升堂。那些房役聞聽，早已預備停當。聽得內裡傳點，不多一時，耿太守已到暖閣坐下。門子擊一聲點，眾衙役兩邊擺列，呼應一聲，連呼三次，然後閃了儀門，刑房將鄧州文卷呈上。耿知府道：「哎呀，原來是一案無頭人命。傳鄧州知州進見。」眾役傳出，辛知州到堂行過堂參禮，又打恭下去。說：「柳道一案，乃卑職之事。今反重勞大人，卑職多有罪。」耿知府道：「這是一件小事，貴州就不能審明麼？」辛知州道：「有大人清天在上，卑職學疏才淺，望大人鑒宥。」耿知府道：「豈不知賭近盜，淫近殺。再加詳察，自然明白。如今你且迴避，本府自有道理。」辛知州聞言打了一恭，說：「卑職告退了。」打發知州出衙，一聲吩咐帶賈氏上來。眾役傳呼一聲，早有差人領著賈氏，從角門帶進，走到堂下。說：「賈氏當面。」耿知府一面翻閱文卷，一面問道：「賈氏汝家奶娘是怎麼樣死的？」賈氏道：「是人殺死的。」耿知府問道：「死在哪裡？」賈氏說：「死在柳道。」知府又問：「什麼時候使她出門？」賈氏道：「爺爺呀，因小婦人男兒不在家中，使她去買米，夜間出去，天明不見回來。因此找尋，才知被人殺死柳道。人命關天，萬望爺爺伸冤。」知府點了點頭道：「且住，汝家無人，既是買米，何得夜間出門。我看這婦人言語狡詐，其中必有別故。將這婦人與我拶起來，快將實情供出，免動大刑。」兩邊衙役答應一聲，齊來動手。一個將頭髮彩住，兩人將拶子套在賈氏手上，用麻繩纏緊，兩下一掙，再夾上竹板，才用小板敲擊。這賈氏心驚膽戰，疼痛難禁，昏迷幾陣，不能忍受。醒了半日，口中不覺吐露道：

「奶娘之死，實有所因，求太爺不加罪於小婦人，小婦人自當實說。」知府遂吩咐去了刑具，著招房細寫口供，不可錯誤。招房答應：「曉得。」知府喝道：「你可實實說來。」賈氏道：「小婦人有一女兒，小名秋蓮，與奶娘同到蘆林坡去拾蘆柴，那時有一秀才，也到蘆林坡來，見我女兒舉動端雅，不像拾柴的人，有意施恩，竟送白銀一錠。」知府又問：「是誰見來？」賈氏道：「是秋蓮自己說的。小人心疑郊外受人銀兩必是做下歹事，意欲出首。秋蓮聞知報官，因與奶娘夤夜逃走。天明小婦人得知，遂喊知地方尋至柳道，見奶娘已被人殺死，秋蓮不知下落。她身邊還帶許多細軟東西，想是俱被賊人搶去。小婦人句句實言，還求爺爺拿人伸冤。」耿知府道：「你女兒多大年紀了。」賈氏道：「一十六歲。」知府又問：「可是你親生的麼？」賈氏道：「她是前房所生，小婦人是她繼母。」耿知府聞聽發怒道：「哦，是了。若是親生，必不肯使她郊外拾柴。不賢之婦，與我再拶起來。」眾役重新拶起。賈氏哀求道：「爺爺呀，拾柴乃窮苦所迫，豈是得已，小婦人並無歹意的。」耿知府喝道：「她既逃走，又帶著釵環細軟，必不是少吃沒穿，為窮所迫的。總是你前房女孩，任意作踐，你這不賢之婦，與蛇蠍一樣陰毒，可恨可惡，還敢強辯麼。眾役且住了刑，賈氏，我問你，秋蓮容貌若何？」賈氏道：「不敢隱瞞，雖無天姿國色，也算絕代佳人。」知府又問：「那贈銀的秀才，你可知道他的姓名麼？」賈氏道：「他名字叫作李花。」知府又問：「多大年紀呢？」賈氏道：「聽他說有十八九歲。」又問：「家住哪裡？」賈氏道：「也是羅郡村中人。」耿知府道：「我想秋蓮既無尋著，一定藏在李花家中，奶娘一定是他殺害的。」賈氏道：「青天爺爺，猶如神鑒。」耿知府暗自沉吟道：「自古才子眷戀佳人，嫦娥偏愛少年。必定是要私奔，被奶娘相勸，這姦夫色膽如天，竟把奶娘殺死，也是有的。」賈氏道：「爺爺詳情，真同日月。」知府遂吩咐傳諭鄧州知州，將賈氏帶回到李花家，搜尋秋蓮，倘若沒有，即帶李花聽審。差役答應，遂同領賈氏出衙散去。只見一役跪倒啟稟：「老爺，新任按院何老爺出京五天了。」耿知府道：「莫不是探花何得福麼，此人乃俊秀奇才，可見聖上明於用人。」遂吩咐工房，修理衙門，添補職事，不可耽誤。又道：「近日來山寇猖狂，勞擾百姓，又添許多軍務之事，也只得努力辦去才好。你們散去掩門便了。」

不知李花拿到如何分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